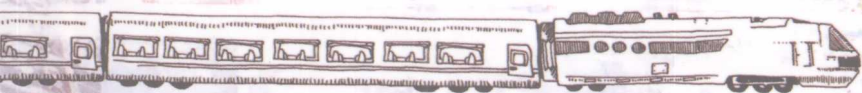


先 张 著

上上·下下

人 生 起 起 落 落 天 天 上 上 下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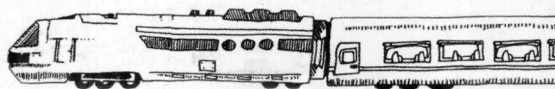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优秀出版社
NATIONALLY EXCELLENT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

先 张 著

SHANGSHANG XIAXIA

上上·下下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上·下下/先张著.—南宁:接力出版社,2007.11

ISBN 978-7-5448-0081-5

I.上… II.先…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6770 号

责任编辑:王淑青 美术编辑:李小璐 责任校对:刘会乔
责任监印:梁任岭 媒介主理:覃 莉

出版人:黄 俭

出版发行:接力出版社

社址: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 9 号 邮编:530022

电话:0771-5863339 (发行部) 5866644 (总编室)

传真:0771-5863291 (发行部) 5850435 (办公室)

网址:<http://www.jielibeijing.com> <http://www.jielibook.com>

E-mail:jielipub@public.nn.gx.cn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制:三河市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7.5 字数:185 千字

版次: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 001—12 000 册

定价:1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属合法出版之本书,环衬均采用接力出版社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该专用防伪纸迎光透视可看出接力出版社社标及专用字。凡无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者均属未经授权之版本,本书出版者将予以追究。

质量服务承诺: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010-65545440 0771-5863291



蒋二毛



梁庆耀



无 心



哑巴姑娘



杨 瓊

引子

这些年，桶城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

好的标准就是人们的身体越来越胖，越来越像一只只倒扣着的木桶。

梁胖子这些年的横向发展就是一个范例。

梁胖子名叫梁庆耀，是一家大型装饰工程公司的老板。两年前，他在我们这个名叫某某王府的高档社区购置了一套三百多平方米的居室，装修豪华考究，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要以身作则走在全行业的前列。

梁庆耀是我邻居。与他的豪宅相比我的居室寒酸了不少，倒也算紧凑、舒适，功能齐全。

我主要是看中这里能够深居简出的环境，而且它还可以实现我内心无限的攀附权贵的虚荣心。

到目前，我不能正确地对我的这种心理作出评价。

十二年前，我与父亲争执后拂袖而去，从此不相往来。今天，我独自在桶城靠写字谋生。

我总能在上午写字欲望最盛的时刻，从窗口望出去，看见对面梁庆耀的门窗紧闭。但是在我傍晚出门去准备和朋友们喝酒聊天时，又会看见他和漂亮姑娘坐在大奔里，从我的身边疾驰而过！

这样的情形维持了很长的时间，大概有一年，他身边的漂亮女人总是不停地变换。

我尽量漠视梁庆耀这类人的存在，但是我又总不由自主地想象坐在大奔里的梁胖子的情形：阔绰的身材使大奔的空间显得寒酸，肥胖使他旁边的小姑娘越发显得漂亮和性感。他们坐在一起，就像一只狮子与一只小鹿温柔地坐在一起，他们无限明了的情形，使得瞥见他们的每一个人的目光的焦点很容易找到他们各自的特点和优势。

可是，最近梁庆耀的出行，似乎有了很大变化。他基本上一天到头，哪里都不再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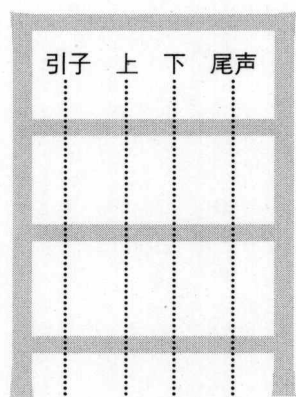
一个中年男人像一个老头儿一般地，终日坐在家里客厅的躺椅里。他沉浸在对过去的回忆里，显得忧心忡忡。

在这里，必须多说几句。自从和梁庆耀做了邻居，他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我。也许人和人之间的影响本是不可避免。也就是说，我认识他之后有一部分精力跑到他那里去了。从某种程度讲，他这个人倒挺让人喜欢的。

在社区会所的活动厅里，我已经不止一次见过他。那时，尽管他和现在的胖没有什么区别，但和现在的气场很不一样。我记得他以前肥硕的身体如果行走，能产生一股旋风一般的急流，能让同时在他身边的人产生一股寒意。我们社区里所有的人都好奇，他到底是做什么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是我们社区里最了解他传奇故事的人，因为除我之外没有人知道他的过去，也没有人有兴趣去听。他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实力派人物。他的过去鲜为人知，将来未知。

他的生命还在延续。



101

1

1

227

太久了，快忘记了。

桶城人民的生活，实在是变化太快。

漂流在外的人，总会在某个安静的时刻想起家乡。

梁胖子以前生活的地方，是一个城市与乡村杂交的地方。在离家三百米的地方，有块老石头，上面写着斑驳的三个字——后梁峪。

后梁峪一头是一眼望不到头、密密麻麻、土里土气的楼房，另一头是遥远得只看见天际的茫茫虚空。

这个地方，无论什么时候，都能听得见汽车跑动的声音。但是不能确定，那汽车是从乡村跑过来的，还是从另一个城市跑过来的。因为他们那个地方每天都人头攒动。

这是他记忆开始的地方。

他整整在这里生活了十五个年头。他的童年，他年轻的梦都留在了这里。

后来，梁庆耀是从这里走出去，经历了无数的颠沛流离。

另外，据说后梁峪早在北宋就存在。梁庆耀是梁灏的后裔，就是那个传说中善读书、屡考屡不中、八十二岁终中状元的梁灏的后代。即便如此，时隔久远，后梁峪早失去读书的传统。人们依旧读书，但怀揣着各色梦想。

梁庆耀的母亲汤玉兰认为，后梁峪是非常养人的地方。

她非常自豪地告诉梁庆耀，在一九七〇年，他“诞生”于后梁峪。他出生时肥硕得像块猪的后臀肉，兴奋、结实地砸在了一家人的面前。

梁庆耀当时的体重是十斤，的确惊人。他们认为，梁庆耀的重量让后梁峪的天空本已少有的光亮再次暗淡了不少。梁庆耀一出生就是个小胖子。这多少和遗传有关。

至于他的出现到底有没有让后梁峪的天空暗淡，我和我们社区所有知道他经历的人一样，现在还不能完全确信。

梁庆耀的父亲梁志豪，是后梁峪人民医院的院长，他有着非常强壮的体魄。他当时看见梁庆耀的小模样，高兴得合不拢嘴，他说：“这娃儿真结实啊，跟他爹我一样结实哦，哈哈……”

汤玉兰说梁庆耀当时的确胖得像个肉墩儿，她这样向后来的少年梁胖子求证：“你爹抱着你这么一团肉，我看见他第一次在哈哈大笑的时候，显得严肃，他第一次因你的分量而笑得庄重哩！”

梁志豪姓梁，栋梁的“梁”，不是高粱的“梁”，这是后梁峪姓得最多的一个姓。

梁庆耀的母亲说，他们在小胖子生下来不到一周的时间里，便给他取了这个名字——梁庆耀。出生的那天刚好是国庆节，梁志豪想让小胖子光宗耀祖，他和梁庆耀的母亲便一人想了一个字凑足了这个胖儿子的名字。

“梁庆耀”这个名字他用了三十多年，至今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别扭。虽然它不如梁启超、梁思成，或者梁朝伟、梁咏琪这般名声显赫，甚至也不如传说中的祖先梁灏那样令人志气鼓舞，但是，梁庆耀一天也都没有觉得自卑过。非但没有自卑，梁庆耀觉得身份与地位和他的体重一样，逐日递增。从头到尾，他肯定是一个实力派。

而事实是，在这之前，梁志豪已经是一个实力派了。

二

在后梁峪，梁庆耀家算是比较有钱和有权的人家。这一切皆仰仗了父亲梁志豪。

梁志豪是后梁峪人民医院的院长，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职位（现在的梁庆耀觉得它非常小），在梁庆耀刚刚懂事时却发现父亲的权力让很多的人敬畏。父亲为全家赢得了很多尊崇的目光，赢得了许多实在的money。

原因很简单，在后梁峪再也没有其他医院像他父亲的医院那样设备先进、像模像样了，其他的“医院”基本上只能用“诊所”来概括。而人的一辈子又或多或少注定要生很多病，那么，人们一旦得病，特别是严重的疾病，他们就必须崇敬地住到他父亲的医院里来。这种非常必然的想法本来没什么可值得非议的，但关键就在于，人都有一些非常古怪的想法：他们觉得只有“付出更多”才能享受到更多的“安全”。

比如，梁庆耀所在中学的校长王理群、伙伴蒋二毛的董事长爸爸蒋道义，以及街西头那位在电炉厂当秘书的冯莲莲小姐，他们总是在生一丁点儿小毛病的时候，就央求梁志豪给他们最好的床位和最佳的治疗……梁庆耀的父亲总是满口答应他们。但是梁庆耀并未观察到父亲做出过积极的反应。

梁庆耀曾问父亲：“爸，你答应人家的事情，为啥子不见你行动呢？”

他说：“憨娃儿，你晓得个啥子，等你大了就明白了，哪个人的行动是白行动的？傻娃儿一个！”

于是，梁庆耀总能目睹在父亲行动之前发生的那些天经地义的事情。

在这些事情中，往往是梁庆耀看见某某悄悄地和母亲寒暄

了，然后塞了好烟、好酒在母亲手里。如此，某某们就会立即享受到梁志豪下达了的治疗方案，以及他们对他们生命的恩赐。

这种情况有时也波及梁庆耀。梁庆耀在回家的路上，总有那么一些人会往他的书包里塞东西。那些对梁庆耀父亲有所求助的人，一看见梁庆耀就立即会展现露出八颗牙齿的标准微笑向梁庆耀招呼：“哎，庆耀乖啊，放学了啊？这是你爸叫咱给他捎的东西，你带回家去吧！”

这个时候，梁庆耀的脑子里就会很自然地联想起他曾在书里阅读到的服务行业的“亲切服务”——大饭店里开车门的泊车人员，在客人到达时，他们总故意倒退几步，然后小跑着奔过去开门，以显示自己服务的殷勤。梁庆耀觉察到在自己身边原来也有着这样类似的例子，他深深地感到了生活的乐趣。

通常，那些有求于梁庆耀父亲的人并不等梁庆耀回答，就会把东西武断地装进他的书包，然后摸摸他的头，说明他（她）是他的陈叔、刘伯、孙阿姨或者王婶，并叫梁庆耀赶紧回家去。奇怪的是，往往在这时梁庆耀能清晰地听见他们在背后不远的地方，小声呵斥：“这个小胖子，小肥猪崽！”

梁庆耀总以为他们只是在对自己肥胖的身体取笑，所以他并不反驳。梁庆耀坦然地接受，他觉得自己本来就是胖子。而且当一句同样的话越来越多地重复时，人都会慢慢地习惯。梁庆耀觉得“习惯”这件事，对锻炼他的脾气有很大的好处，所以那个时候梁庆耀沉默不语，只稍微带一点儿轻蔑的微笑。梁庆耀这么做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背地的骂声与当面微笑的八颗牙齿，带给了他巨大反差！

“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那是他们的自由。”通常梁庆耀都会这么想得开，“我只是父亲的一个小邮差。”

他不是一个经常性的邮差。梁庆耀知道，一般通过他来完

成这样任务的人家，如果他们是正面去找父亲的话，他父亲未必会搭理他们，所以梁庆耀有时候也是出于可怜他们而沉默不语，梁庆耀觉得还是帮助他们哩。

在收了人家的东西之后，基本上要不了两天，梁庆耀就会听见父亲对母亲说：“明天我又要给人亲自做手术了！”

这时梁庆耀的母亲就会紧追：“那，他给你多少钱了？最好是现钱，你看看咱家的那堆烟酒都有啥用处！”梁庆耀的母亲也很胖，她说这话的时候显得非常淡定。

总之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形。梁庆耀慢慢地体味到了父亲的权力，也慢慢地体味到他们家的家境确实因为父亲而要比别人优裕。但是他的父母并不满足于这些优裕，他们对物质的追求在一个劲儿地拔高。

不过到了后来，梁志豪开始不再收人家财物了。这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数量确实太少，他已经厌倦了他们的招数；二是这种方法本身笨拙，容易出事；三是他认为他们家的生活不需要别人零星细雨般的滋润，这太像是接济了。梁志豪在这件事情上变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意气风发地回绝那些有所求的人。这曾让他很是高兴和扬眉吐气了一把。

梁志豪对病人的态度保持着模式化的热情。

但有些反差令梁庆耀相当不解。比如那个在电炉厂当秘书的冯莲莲小姐，梁志豪从没收过她的好处，非但没收过她的好处，还连诊费也给她免了。父亲给梁庆耀的理由是，她没有父亲，应该得到一点照顾的。这让梁庆耀开始觉得父亲的伟大。所以一次当梁庆耀看见父亲在夜间探望冯小姐时，他在心里对父亲表示过高度的景仰。

但是，一件奇怪的事还是在那年的冬天发生。

梁庆耀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九八四年的冬天，深夜，他一个人待在医院里等着和父亲一起回家。父亲叫他在有暖气的墙上靠一会儿，说 he 去看看冯莲莲就走。

大概十一二点钟的样子，梁庆耀靠在墙上昏昏欲睡。但是在空旷的带着药味的医院里，梁庆耀是怎么都不能入睡的。梁庆耀能清晰地感到头发在墙壁上摩擦的声音，感到心脏像是在一条幽暗的隧道里弹跳，他半张着眼睛看见父亲在走廊的尽头进了冯莲莲的房间。

可是，梁庆耀困顿得更加厉害了。

梁庆耀站起来，在过道里来回不停地走了起来。估计是由于体重的原因，梁庆耀站起来以后的感觉比坐着更疲乏。

于是，他慢腾腾地朝着父亲进去的房间移了过去。在门口他看见了门板上面的号码是“3115室”。正准备推门进去，他突然看见窗户里，父亲的影子和另一个柔弱的影子紧紧地抱在了一起，他们抱在一起缓慢地蠕动，好像嘴唇在巧妙地咬合，然后他们歪歪地倒了下去。

梁庆耀拍了三下门，但是听不见里面有什么动静。他再贴着玻璃窗户看了看，里面却一下子显得空荡荡的了。

什么也没有?!

梁庆耀把门打开，迈进了半步，仍然什么也没看见。

房间里一个人也没有，被子叠得整整齐齐，也没有看见有什么异样。

他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恐慌，赶紧退出房间，在过道里大声地呼喊父亲。

整个楼层里没有应答。

他一边继续喊着，一边朝着刚才靠坐的暖气的方向奔了过去。当跑到过道的另一端更大声地喊叫父亲时，父亲却在刚才的